

征稿启事

为了给章丘广大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读者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,《今日章丘》特开辟《绣江亭》专版。《绣江亭》主要包括“我拍我秀”、“章丘地理”和“名人轶事”等栏目。其中,“我拍我秀”主要是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,投稿图片可以是章丘的风景、人物,也可以是一些有趣的或感人的场景;“章丘地理”主要是介绍章丘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、古镇村落、山川河流,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;“名人轶事”则主要是介绍章丘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。另外,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、诗歌等发给我们,我们将择优刊登。投稿邮箱:qlwbjrzq@163.com。

孙殿英劫掠旧军孟始末

“山西康百万,山东袁子兰,两个财神爷加起来赶不上一个孟洛川。”孟氏家族乃名扬海右、声誉齐鲁的豪门望族,也是富甲一方、货通中外的富商巨贾。京津一带的“祥”字号几乎垄断了华北乃至中国北方的丝绸贸易,素有“华北八大祥”之美誉。

孟氏“祥”字号的发源地就在山东章丘市刁镇旧军村,当地人俗称“旧军孟”。当时在旧军,有32条街、72条胡同,外面还有护城河和圩子墙,仅孟氏家族规模较大的花园就达11处之多。然而,这样一座庞大的庄园,到了1929年,却遭到了灭顶之灾,部分豪宅被毁。这与东陵大盗孙殿英有关。



旧军孟氏故居

翟伯成

巨匪张鸣九围攻抢掠章丘

1928年春末,山东督军张宗昌垮台,树倒猢猻散,其部下四处逃窜。一支残部流窜到长白山一带,归入张鸣九麾下。章丘各地武装割据,土匪群起。富商望族纷纷组织自卫团,保家守业。在章丘中部,各富商望族和民团之间甚至发行临时流通券,以维持商品的流通和经济的稳定,可见当时的无政府状况有多么严重。到了1928年7月21日,巨匪张鸣九攻克章丘城。古城大多商铺巨宅遭劫掠。第二天,张鸣九下令“自由三天”,任意抢掠。地方保安团等武装不能相救,只在外围阻击防御。进入12月,天寒地冻,迫近年

关,匪徒虎视旧军,欲强占之。激战十余天,互有伤亡。是时屯扎在刁镇的齐东、济阳、邹平3个民团,乘机将敌堵截在女郎山下,双方激战半夜,匪众又退回章丘城,张鸣九下令放火,半城通红,从南关至北关,多数民房被烧了个片瓦不存。设防在胶济铁路两侧的6个民团,在李家平的率领下,汇合山后寨的红枪会乘匪不备包围了章丘城,激战3天2夜,使匪重创,捉敌十余人。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,路经该地的孙殿英受到了章丘地方士绅的邀请加入到了剿匪的行列。

军阀孙殿英沽名钓誉假解围

1929年2月,军阀孙殿英率部来到章丘。直接照会旧军镇:“国民革命军第六集团军12军,奉命东进,小住即去。”旧军所在区第二区副区长李敦复、保安团团长孟德明及乡绅代表孟广茂等40余人,手持彩旗列队恭迎孙军于南门外,军部暂设“慎思堂”南宅。对旧军孟氏之富庶怀有覬覦之心的孙殿英,身临其地,见家家朱门楼台、深宅大院,名不虚传。

孙军的到来,地方有识之士喜忧参半。有人认为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,奉命前来剿匪,当然是好事;但旧时军匪一家,多数人认为孙与张鸣九没有什么本质区别。但不管怎样,孙毕竟是正牌的“中央军”。有

鉴于此,各地剿匪武装纷纷撤走。二区(含旧军村)首脑李敦复、刘苇村和乡绅代表孟广茂等联合晋谒孙殿英,请求出兵剿灭张鸣九。孙一再推辞。代表请求再三,孙表示愿意派人找张鸣九调停,让其离去。结果,张鸣九以索取8万元的“开拔”费为条件。代表回说土匪贪得无厌欲壑难填,此款与其给匪莫如奉献军座,用以酬军,孙半推半就应了下来。

当时,匪部驻守章城西关的刁松亭,密结孙殿英并愿归其麾下,于是,两方里应外合,孙就占据古城。张鸣九、赵著明被俘,匪众被改编,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兵匪之祸就此结束。岂料,一场更惨的灾难接踵而至。



东陵大盗孙殿英



民国十八年(1929年)章丘自卫团发行的临时流通券。

密授师长张立国大肆抢掠旧军孟

为感谢孙殿英的剿匪之恩,章丘10个区公所均为孙殿英献了万民旗、万民伞,并在耿家村唱戏3天,以示对将士的慰劳。二区代表李敦复与各区商议军费的问题,被婉言谢绝。派孟家族人去天津找孟洛川资助亦遭拒绝。无奈勉强凑足2万元,孙谦让再三后欣然笑纳。于是孙殿英出义师剿匪救民的美名一时名传章丘。

是年2月下旬,孙军东去桓台,密授师长张立国、参谋马孟九:暂驻章丘,等他离去,张、马二人即可率军疾驰旧军,先要收缴保安团的武器,再劫取旧军孟家的财物,最后找区长李敦复索取剿匪酬金8万元。部署妥当,分头行动,孙殿英坦然去平度静听佳音。

不几日,张立国、马孟九率千余兵丁来到旧军,诈开圩门,立即解了保安队的枪支。入夜,开始了抢掠。昨日“仁义之师”,今天变成巨寇强盗。他们先从孟家“10大堂号”下手,内宅外院,楼上楼下,翻箱倒柜,挖地3尺。屋里的东西扔到院子里。院子里折腾不开,便往街上抛。匪徒们哪里见过这么多的好东西,真是眼花缭乱,抢了这件,扔了那件,看到好的,丢弃次的,真假不辨,好坏不分。仅半夜时间,每个匪徒的腰包都鼓鼓囊囊的。

黎明时分,张立国、马孟九集中了一批珍贵物件,装了20多辆大车,另有许多玉翠古玩,装在十几只皮箱中,抓民夫抬着,一起送往孙殿英处。被分配押运任务的一个连,谁也不愿就此离开旧军镇,于是,张下令把负责集合的连长和1个号兵击毙,才勉强控制住了局面。

第二天晚上,匪徒们在全镇开始了洗劫,烧杀淫掠,枪声四起,火光冲天。与此同时,被绑架的所谓“肉票”多达数百人,押在各营,声称只要交足钱就放人,无钱者随时被“撕票”。

财宝到手后变脸处决张立国避罪

孙殿英在平度得到张、马送来的第一批“赃物”,欣喜异常,始信“金旧军”名副其实。后见他们久掠不归,定是为财色所迷,怕生变故,下令催其速回。张、马接令,将旧军镇所有大小车辆和骡马集中起来,计大车150辆,小车60辆,牲口400余头,作运赃物之用。32条街道首事人和乡绅大多数被绑,用长绳各缚1臂,拴成长串。另有妇女、民夫300余人统统带走,途中只有少数逃回。

孙殿英见张、马率众满载归来,高兴之余,疑虑顿生,认为洗劫旧军,倘有人告状,岂不平添麻烦?张、马在旧军20余日,私囊已满,为害可想而知。于是召2人密议陈说利害,孙提出将掳来之人全部放回,以示优待,减轻民愤。同时,还要张、马委屈一下,避居一室,对外扬言这是给他们的处分,等人走后,一切完结再恢复他们的自由。

孙殿英将张立国、马孟九监禁后,马上接见旧军来的各街长、乡绅和民众,倍加宽慰并深致歉意,说待严惩主犯后,即请乡亲们回家团聚。与此同时,孙已派重兵包围了张、马所率部队,勒令他们集合在一个广场上,全部解除武器,并逐个搜身,令其交出赃物,否则,立即处决。一时交出的银元装满了十几个大筐箩。金戒指、玉镯、银项链、手表、怀表、古玩不可胜计。接着,孙又令旧军来的人在另一场地集合,他当众脱帽行礼,亲自致歉,并解释说张立国、马孟九奉命西去历城,不料路经旧军镇,见财生盗心,擅入民宅,抢掠奸淫,杀人放火,罪大恶极,实属军法难容。现本军决定,将两犯就地枪决,以正军法。于是将张立国、马孟九提出,验明正身,当众执行。最后,孙愧怍地谈他治军不严,致有此事发生,本人要呈报上级请求处分。希望诸位父老兄弟姐妹回去后,代孙某向旧军镇乡亲谢罪,态度异常地诚恳。大家见枪毙了张、马二罪魁,又领到路费,尚感庆幸。

至此,孙殿英一手导演的这场劫掠旧军镇的闹剧,终告结束。

半年后,孙殿英率军盗取了慈禧太后的东陵。